

570

者造捏史歷破揭

(證考實事史歷)



行印局版出籍書文國外

年八四九一。科斯莫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5910B

者造捏史歷破揭

(證考實事史歷)



行印局版出籍書文國外

年八四九一。科斯莫

1521924

Printed in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3465
49
31457
本年一月末，美國國務院同英法兩國外交部合作，公佈了由希特勒外交官各種報告和札記編成的彙集，而把這彙集加上一個詭祕的題目：「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納粹與蘇聯間的關係」。

從該彙集的序言中，顯然可以看出，美英法三國政府還在一九四六年夏季，就已商定好了，要公佈美英軍事當局在德國所鹵獲的德國外交部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間的檔案材料。這裏很令人注意的，就是在該彙集中，祇編入了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間的材料，至於這個時期以前年代，特別是慕尼黑時期的材料，美國國務院却沒有將其載入該彙集中，因而也就把這些材料向世界輿論隱瞞起來了。這種舉動決非偶然，其目的是與客觀和誠懇對待歷史真理的態度毫不相干的。

爲了設法在輿論面前辯護自己單方面公佈這一未經審查而且是隨便摘載的希特勒官吏札記彙集的行爲，英美刊物上竟作出妄誕虛構的解釋，說彷彿「俄國人拒絕了西方國家關於共同公佈納粹全部外交文件的提議」。

英美方面底這種聲明，完全不合乎實際情形。

實際情形是如此：一九四五年夏，外國刊物上登載出一種消息，說英國已着手準備公佈所鹵獲的德國文件，當時蘇聯政府就照會了英國政府，並堅持要有蘇聯專家參加來共同研究英美軍所奪獲的德國材

料。蘇聯政府認爲沒有共同商定便發表這類文件，是不容許的，因而也就不能負公佈此種未經仔細和客觀審查之文件的責任，因爲沒有這些起碼條件來公佈上述材料，就只能使反希特勒盟國間的關係趨於惡化，但是英國外交部，却藉口說蘇聯政府提出要交換所獲希特勒文件抄本爲時尚早，便拒絕了蘇聯的這一提議。

大家也知道，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參加管制德國委員會政務局的美國代表團，提出了自己關於處理德國檔案文件的法令草案。這個草案中，說要規定在全德範圍內劃一收集和保存檔案材料的辦法，並使聯合國機構各會員國代表均有權去利用這種材料。同時草案內又認定准許贍抄並翻印這些文件。該提案在政務局四次會議上討論過，但因英美代表要求，藉口說他們沒有得到指示，於是這個提案被延擱下去，而後來當美國代表提出聲明，說美國政府正在準備新提案並請將原提案作爲無效，結果就把這個問題從政務局議事日程上取消了。

可見，說彷彿蘇聯政府曾拒絕參加準備公佈德國檔案文件這一聲明，完全是最話。

當美國及其依附國公佈上述彙集之際，同時，就好像妖棍一揮似的，對於一九三九年蘇德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一事，瞬息間就掀起了縱情攻訐和瘋狂中傷運動底新浪潮，硬說這個條約的目標是爲要反對西方列強。

因此，美國公佈所謂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間蘇德關係彙集之真正目的，已是毫無疑義的了。這個目的並不是要用客觀態度說明歷史事件，而是要來歪曲事件真象，是要誣衊蘇聯，譭謗蘇聯，並削弱蘇聯這一反侵略勢力和反反民主勢力之真正堅定民主戰士底國際影響。

此種背信棄義立場，正符合英美當權人物對盟國間關係所持的觀點，即不去建立盟國間的真誠關係，不去互信互助，而却不擇手段，直至實行詆譖中傷政策，以便削弱自己的盟友，利用盟友來圖謀自己的狹隘利益，並損害盟友以鞏固自己的地位。

同樣也不能忽視美國當權人物底另一種意圖，他們想藉反蘇譖蘇運動來破壞其國內主張改善美蘇關係的進步份子底影響。因為一九四八年秋美國總統改選期將至，所以打擊美國進步份子，顯係同時抱有削弱進步份子影響之目的。

該彙集中充滿了希特勒外交官吏在德國外交辦公室深處所泡製的種種文件。祇就這點說來，也必須隄防單方面來利用和公佈這類文件的辦法，因為這些文件帶着片面性並別有用意，它們是從希特勒政府的立場上來解釋事件，其目的是要給這些事件以有利於希特勒份子的說明。正因為如此，所以蘇聯政府當時就表示反對這種不事先加以共同仔細審查而由單方面公佈所鹵獲德國文件的辦法。甚至法國政府通訊社「法通社」也不得不承認，說英美法三國政府沒有通知蘇聯政府就把這類材料公佈出來，此種程序「不完全符合正常的外交手續」。

可是，英國政府終究沒有同意這種意見。美英法三國政府公然單方面公佈這類德國文件，同時不惜捏造歷史，竟企圖誹謗擔負了反希特勒侵略鬥爭之主要重荷的蘇聯。

因而這三國政府也就擔當了此種單方面行動後果的全部責任。

由於這種情形，蘇聯政府認為自己也有權公佈落在蘇聯政府手中而被英法美三國政府向輿論界隱瞞了的那些關於希特勒德國與英法美三國間關係的祕密文件。它們隱瞞了這些文件，不願加以公

怖。但是我們認為在發生了這一切情形之後，這些文件一定要加以公佈，以便能於把歷史真理恢復起來。

蘇聯政府擁有由蘇軍在粉碎希特勒德國時所繳獲的各種重要文件。公佈這些文件，就可幫助人們正確瞭解希特勒侵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準備和發展底真實進程。

蘇聯國務院所屬蘇聯情報局現在公佈的這一「揭破歷史捏造者」的歷史事實考證，也就是爲了幫助執行此種任務。

至於有關這個問題的各種祕密文件，不久後即行公佈。

(一) 德國侵略準備是怎樣開始的

美國的捏造者及其英法幫手們企圖造成一種印象，彷彿終於演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德國侵略準備，是一九三九年秋季開始的。但現今除了甘願妄信任何謠諑的十分幼稚之輩而外，又有誰會上他們的當呢？誰不知道，德國準備戰爭是在希特勒一上台執政後就立刻開始的呢？誰又不知道，希特勒制度是由德國壟斷集團在英法美當局完全贊許之下建立起來的呢？

德國當時爲要準備戰爭並保證自己有最新式軍備，便必須恢復和發展本國重工業，首先是魯爾區的冶金業和軍事工業。自從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中失敗後，德國曾處在凡爾賽條約壓迫之下，當然不能在短期間內自力做到這點。德帝國主義在這方面獲得了美國的強大援助。

誰都知道，美國銀行和托拉斯與美國政府完全協同動作，在凡爾賽和約以後時期，它們投到德國經濟中的資金和貸給德國的債款，達若干億萬美元，這筆巨款都用去恢復和發展了德國的軍事工業潛能。誰也知道，凡爾賽和約以後時期，對德國說來，就是採取了全盤設施來恢復德國重工業，尤其是恢復德國軍事工業潛能的時期。在這方面，所謂道威斯的德國賠款計劃起了巨大的作用，而美英兩國打算藉助這個計劃，使德國工業處於美英壟斷組織控制之下。道威斯計劃替外國資本，主要是替美國資本，清除了加緊流入和投到德國工業中的道路。結果，從一九二五年起，由於改造生產技術緊張過程所引起的德國經濟高漲現象就已經開始。同時，德國輸出額亦劇然增長，至一九二七年間已達到一九一三年的水

準，而在製成品方面，甚至比這一水準（按一九一三年價格計算）超過了百分之十二。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九這六年間，湧入德國的外資中，有一百至一百五十億馬克以上的長期投資，和六十億馬克以上的短期投資。據某種材料看來，當時投資總額還要大大超過這個數目。這也就使德國經濟潛能，特別是軍事潛能異常加強起來。在這方面，美國投資起了主導的作用，其數目至少達長期債款總額的百分之七十。

以杜邦、摩爾根、洛克斐勒、拉蒙第及其他工業大王等家族爲首的美國壟斷組織，在向德國重工業投資方面，在建立和擴大美德工業間極密切聯系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人所共知的。美國所有主要壟斷組織與德國重工業、軍事康采恩和銀行，都有最密切的聯系。佔主導地位的美國化學康采恩（即「通用汽車公司」最大股東之一）「杜邦化學企業公司」和不列顛帝國化學托拉斯（「帝國化學企業公司」），都與德國化學康采恩「伊、格、法本化學企業公司」有着工業上的密切關係，並同後者在一九二六年簽訂了瓜分世界火藥銷售市場的卡德爾協定。戰前美國菲列得爾菲亞城的「洛姆、哈斯公司」總經理，就是德國丹穆斯達城該公司的首腦股友。順便說說，這個企業公司的前經理繆勒爾目前在「聯佔區」大肆活動，並在基督教民主同盟領導人物中起着顯著作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九年這個期間，「伊、格、法本化學企業公司」總辦兼「德意志銀行」董事之一的德國資本家錫米茨，曾監管過美國的「通用顏料公司」。慕尼黑會議（一九三八年）之後，美國「美孚煤油公司」與德國「伊、格、法本化學企業公司」簽訂了一個合同，根據這個合同，後者分享了在美國出產飛機汽油的利潤，而樂意停止了從德國輸出自己的人造汽油，因爲德國當時正把人造汽油儲藏起來，以備作戰之需。

不僅美國資本主義壟斷組織具有這種聯繫。例如，在這次大戰發生前不久，英國工業聯合會與德帝國工業集團之間，也有過不僅帶商業意義而且帶軍事意義的極密切經濟關係。這兩個壟斷聯合組織代表於一九三九年在杜塞爾多甫城發表了一個共同聲明，其中說到，該協定目的是「極力保障兩國工業體系間能儘量充分合作」。並且這還是當希特勒德國吞併了捷克斯拉伐克的時日所發生的事情哩！無怪乎倫敦經濟學家雜誌關於這點曾寫道：「在杜塞爾多甫的氛圍中，恐怕是有些能使聰明人喪失理智的成分吧！」*

著名的「什列迭爾銀行」，也就是美德資本以及英德資本間密切錯綜的標本例子。由司丁尼斯、奇遜和魯爾區其他工業大王合辦的德國鋼鐵托拉斯「佛林尼格特鍊鋼廠」，在這銀行中起領導作用，其總行設在紐約和倫敦。主持該銀行業務的，是紐約「什列迭爾總行」在倫敦、科倫、漢堡各分行底經理亞倫、達里斯。而在該行紐約總行中起主導作用的，則是著名的「撒里芬、克魯華」律師公司，其領導人就是現時馬歇爾先生的總顧問約翰、達里斯，並且這個公司和世界有名的洛克斐勒「美孚煤油公司」以及美國最強大的「大通銀行」具有密切聯繫，它們在德國工業中都投殖了大量資本。

一九四七年，紐約出版了塞叔爾所著一書，其中着重指出說，德國在凡爾賽和約以後時期，當通貨膨脹現象剛一停止，馬克價格剛一鞏固的時候，外債簡直像洪水般的湧到德國去。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〇年之間，德國的外債增加了三百億馬克以上。

德國工業，特別是「佛林尼格特鍊鋼廠」藉助於外國資本，主要是美國資本，廣泛地加以改造過並完全現代化了。某些外債直接流入在重新武裝德國這事業中起主要作用的諸公司內。^{*}

這些年代中，在向德國「佛林尼格特鍊鋼廠」投資方面起領導作用的，除了英德美「什列迭爾銀行」而外，同時還有紐約最大銀行之一的「第倫、里德銀行」，現時美國國防部長弗萊士托爾在該銀行內也當過幾年經理^{**}。

正是這種美元的金雨養肥了希特勒德國的重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海外壟斷組織投在希特勒德國軍事經濟中的這若干億萬美元，復興了德國的軍事潛能，並把實現侵略的必要武器交給了希特勒制度手中。

德國賴有主要是美國壟斷組織底財政援助，在短期間內便恢復了強大的軍事工業，這種工業能夠生產大量的頭等軍備，即成千成萬的坦克，飛機，大砲，最新型軍艦及其他種種武裝。

歷史捏造者們却想把這一切事實都置之腦後，企圖逃避對自己政策所應負的責任，實則這種政策武裝了希特勒的侵略勢力，結果展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並造成了歷史上空前未見而使千百萬人遭到犧牲的戰禍。

* Richard Sasuly, "J. G. Farben," Boni and Gaer, New York, 1947, p. 80.

** Stock Exchange Year Book, London, 1925; Who's Who in America; Who's Who in Finance, Banking and Insurance; Moody's Manual of Railroads and Corporation Securities; Poor's Manual, 1924—1939.

因此，決不能忘記，恢復和革新德國重工業和軍事工業，乃是造成希特勒侵略的首要前提，而這種恢復和革新之所以成爲可能，祇是由於美國當權人物方面之直接和廣泛財政援助的結果。

但還不僅如此。

助長希特勒侵略展開的另一種決定因素，就是英法當權人物所實行的政策，即人所共知的「綏靖」希特勒德國的政策，即拒絕集體安全制的政策。現在對一切人都應當很清楚了，正是英法當權人物這種表現於拒絕集體安全制，拒絕抵抗德國侵略，縱容希特勒德國侵略苛求的政策，才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且舉出以下的事實。

希特勒上台執政後不久，因英法政府斡旋的結果，遂於一九三三年在羅馬簽訂了英德法意四國的「一致合作協定」。這個協定意味着英法政府與早在當時就不隱諱其侵略意圖的德意法西斯蒂相勾結。同時，這一與法西斯國家締結的協定，也意味着拒絕鞏固愛好和平諸強反侵略國統一戰線的政策。英法兩國既同德意進行協商，而迴避其餘參加當時爲了討論蘇聯政府關於締結互不侵犯公約和侵犯國定義公約提案所舉行之裁軍會議的列強，於是它們也就給了保障各國和平和安全的事業以打擊。

此後不久，即一九三四年，英法兩國幫助希特勒去利用了它們盟邦貴族波蘭對蘇聯所採取的敵視立場，結果締結了德波互不侵犯條約，這個條約乃是德國侵略準備中的重大階段之一。當時希特勒極需要有這樣的條約，以便瓦解集體安全制擁護者的隊伍，並且藉這個例子來表明，說歐洲所需要的並不是集體安全制，而是兩國單方間的協定。這一事實就使德國侵略者可能自行決定，究竟什麼時候同誰締結協定，什麼時候又向誰實行侵犯。德波協定無疑義地是集體安全制大廈中被擊穿了的第一個嚴重缺口。

希特勒竟大膽起來，於是採取了種種公開恢復德國武裝力量的辦法，而且他這種舉動並沒有引起英法當局方面的任何阻抗。恰恰相反，不久以後，即一九三五年間，里賓特羅普專門到倫敦去締結了英德海軍協定，根據這個協定，英國同意德國海軍武力恢復到幾乎等於法國海軍力量。此外，希特勒獲得了建設潛艇的權利，其總噸數等於英國潛艇艦隊百分之四十五。這個時期，希特勒德國還採取了種種單獨行動來廢除凡爾賽條約對德國軍備發展所加上的其他一切限制，而這種種行動也沒有引起英法美方面的任何反抗。

法西斯侵略者們的慾望就在美英法三國公開縱容之下，一天比一天更加貪得無饜了。當時德國與意大利武裝干涉阿比西尼亞和西班牙而不受到半點處罰，這決不是偶然的。

祇有蘇聯才一貫堅決地實行了自己的和平政策，極力捍衛那時尚且是國聯會員國的阿比西尼亞應有平權與獨立的原則，並主張西班牙合法共和政府有在進行反德意武裝干涉鬥爭中獲得各民主國援助的權利。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日，維、莫洛托夫在蘇聯中央執委會常會上，講到意大利侵犯阿比西尼亞問題時說道：

「蘇聯在國際聯盟內，根據小國之一阿比西尼亞的例子，昭示了自己忠實於這個原則，即一切國家應享有國家獨立和民族平權的原則。同時，蘇聯又利用了自己參加國聯的機會來在實踐上貫澈自己反帝國主義侵略者的路線」*。

* 莫洛托夫言論集（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第一七六頁。

同時，維·莫洛托夫說：

『意阿戰爭表明出，世界大戰的威脅愈益增大起來，愈益籠罩着歐洲』*。

當美英法三國政府明明看到法西斯盜匪愈加橫蠻蹂躪其犧牲者的這個時候，它們究竟幹了一些什麼呢？它們袖手旁觀，絲毫不制裁德意侵略者，絲毫不捍衛橫遭蹂躪的他國人民權利，絲毫不維護和平與停止業已逼臨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祇有蘇聯曾盡力設法來扼阻法西斯侵略者的進路。蘇聯是集體安全制的發起人和捍衛者。還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蘇聯代表李維諾夫在裁軍總委員會上便提出要通過關於侵略和侵犯國定義的宣言。蘇聯提議要作出侵略國定義，因為它認為，為了普遍安全制和便於結成最高限度縮軍協定的利益，必須盡可能確切地確定『侵犯』一語底概念，以便『防止替侵犯舉動作辯護的任何藉口』。但是，英法所操縱主使的裁軍會議，爲了迎合德國侵略政策，竟把這個提案否決了。

蘇聯及其在國聯以李維諾夫爲首的代表團，爲捍衛和鞏固集體安全制進行了長期堅毅的鬥爭，這是舉世共見的事實。蘇聯派往國聯的代表團在戰前整個時期內，不斷地捍衛了集體安全原則，幾乎是在國聯每一次會議上，幾乎是在國聯每一個委員會中，都大聲疾呼地捍衛着這一原則。然而，誰都知道，蘇聯代表團的呼聲，終於成了荒漠上的孤鳴。舉世皆知，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日，蘇聯代表團奉蘇聯政府委託向國聯總祕書愛文諾先生遞交了關於鞏固集體安全辦法的提案，並要求國聯討論這種提案。然而同樣誰都知道，這些提案被埋葬在國聯檔案庫內，永無動靜了。

* 莫洛托夫言論集（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第一七七頁。

當時已顯然看到，領導國聯的英法兩國，拒絕了集體抵抗德國侵略的辦法。它們之所以拒絕集體安撫制，是因為集體安全制妨害它們進行其「綏靖」德國侵略的新政策，即向希特勒侵略勢力實行讓步的政策。當然，此種政策不能不加強德國侵略，但是英法當權人物却認為這是沒有危險的，因為在西方藉讓步來滿足了希特勒侵略慾望之後，就可以把這一侵略引向東方，並利用它來作為反蘇武器。

一九三九年三月，約、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的工作總結報告中，闡明希特勒侵略加強的原因時，說道：

『主要原因是大多數非侵略國，首先是英法兩國，拒絕了集體安全的政策，拒絕了集體抵抗侵略者的政策，而轉上了不干涉的立場，轉上了「中立」的立場』*。

為了迷惑讀者觀聽並譏諷蘇聯政府起見，美國新聞記者斯廷孚硬說蘇聯政府那時是反對集體安全制的，說李維諾夫之所以被撤銷外交人民委員一職而由莫洛托夫來代替，是因為李維諾夫進行了鞏固集體安全制的政策。這種空幻無稽之談，真是再愚蠢不過了。顯然，李維諾夫所執行的不是自己個人的政策，而是蘇聯政府的政策。另一方面，蘇聯政府及其包括有李維諾夫在內的代表們，在戰前整個時期內爲了集體安全制所進行的鬥爭，乃是人知共曉的事。

至於任命維、莫洛托夫來當外交人民委員，這顯然是因爲在法西斯侵略者正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複雜環境中，在英法方面（而其背後又有美國幫助）直接縱容和慇懃侵略者來進行反蘇戰爭的情形下，當時必須要有比李維諾夫更有經驗，在國內享有更大聲望的政治家來擔任外交人民委員這樣重大的職務。

* 約、斯大林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總結報告，見列寧主義問題，俄文版，第五七〇頁。

西方列強拒絕締結集體安全條約，決不是偶然的事。因為在這個時期，展開了國際政治上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爲了捍衛和平，爲了組織集體安全制，以及爲了用一切愛好和平國家底共同努力來抵抗侵略勢力而進行鬥爭的路線。蘇聯澈底而堅定地捍衛着一切愛好和平的大小民族底利益，它所實行的就是這條路線。另一條路線，則是拒絕組織集體安全制，拒絕抵抗侵略勢力的路線，其結果是必然鼓舞了法西斯國家去積極加緊侵略，因而也就促進了新戰爭的展開。

由此可見，歷史的真理表明，希特勒侵略之所以能夠實現，第一，是因爲美國幫助德國人在短期間內建立了實行侵略的軍事經濟基地，並因而武裝了這種侵略勢力；第二，是因爲英法當權人物拒絕了集體安全制，這也就瓦解了各愛好和平國家的隊伍，瓦解了這些國家反侵略的統一戰線，替德國侵略勢力清除了道路，終於幫助希特勒展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假如當時美國不在財政上援助希特勒德國的重工業，而英法不但不拒絕集體安全制，反而同蘇聯一起實行集體抵抗德國侵略勢力，那結果又會是怎樣呢？

結果，希特勒侵略勢力就會沒有充分的軍備。希特勒侵略政策就會落在集體安全制的高壓鐵鉗之內。希特勒份子所能順利展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機會就會減少到最低限度。那時，假令希特勒份子不顧這些對他們不利的條件，終於敢來展開第二次世界大戰，那他們在戰爭開始的頭一年內就會被打得一敗塗地了。

然而可惜，正由於美英法三國在戰前整個期間執行了危害政策，結果使這點沒有實現。

由此可見，希特勒份子之所以能夠不無成就地展開了幾達六年之久並犧牲了千百萬人生命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究竟是誰負其咎。

(二) 不是去作反德國侵略的 鬥爭，而是進行孤立蘇聯的政策

事變繼續發展下去，就愈加顯然地表明出，英法當權人物向那在一九三六年結成軍事政治同盟，即有名「柏林—羅馬軸心」的法西斯國家所作的種種讓步和姑息舉動，祇是鼓舞和推動了德國走上侵略道路。英法兩國既拒絕了集體安全政策，也就轉到了所謂不干涉政策的立場。約、斯大林論及這一立場時，說道：

『……也許可以把不干涉政策估計成這樣：『讓每個國家隨自己的志願，按自己的能力去防禦侵略者吧，這與我們無干，我們是要既和侵略國做生意，也和被它們侵略的國家做生意的』。而事實上，不干涉政策是縱容侵略，展開戰爭，因而也就是把它變成世界戰爭』*。

約、斯大林同時指出說：

『……那些主張不干涉政策者所開始的巨大而危險的政治把戲，結果是會使他們自己遭受嚴重失敗的』**。

* 聯共(布)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速記錄，國立出版局，一九三九年版，第一三頁。
** 同上，第一四頁。

早在一九三七年就已經看得十分明顯，希特勒在英法兩國直接縱容下所策劃的世界大戰快要爆發了。

蘇軍在粉碎德國之後所鹵獲的德國外交部文件，把這一時期中英法兩國對外政策的真正實質揭露出來了。從這些文件上，顯然看出英法政策的實質，並不是聯合各愛好和平國家的勢力來共同進行反侵略鬥爭，而是孤立蘇聯，並把希特勒侵略勢力引向東方去反對蘇聯，將希特勒作爲達到自己目的的武器。

同時，英法兩國當局深知希特勒對外政策的基本方針，希特勒會把這一方針規定如下：

「我們國社黨人自覺地把我國戰前時期對外方策結束下去。我們現在是從六百年前所停止了的那一點來開始。我們停止日爾曼人歷來向歐洲南部和西部擴張的趨向，而把自己的視線轉向於東方領土上去。現在我們終於拋棄戰前時期的殖民政策和商業政策，轉而採取今後的領土政策。但是，當我們目前在歐洲講到所謂新領土時，那我們所能首先想到的，唯一祇是俄國及其所統屬的邊陲國家。大概，命運本身指示着我們所應走的道路」*。

直到最近，大家認爲慕尼黑叛賣政策的全部責任，均由英法當權人物，即由張伯倫政府和達拉第政府擔負。現在美國政府既出頭公佈德國檔案材料，同時却把關於慕尼黑協定的文件從該彙集中刪除出去，這一事實乃是證明美國政府極想粉飾慕尼黑叛賣行爲中的主角，並力圖把罪過推到蘇聯身上。

* 希特勒著，《我的奮鬥》，一九三六年慕尼黑版，第七四二頁。

英法兩國所執行的慕尼黑政策，其基本意圖，在以前就已經昭然若揭了。但現在蘇聯政府所擁有的德國外交部檔案文件，更提供了揭露戰前時期西方列強外交真諦的許多補充事實，表明它們當時怎樣玩弄各國人民的命運，怎樣恬不知恥地拿他國領土來做買賣，怎樣暗地裏改繪世界地圖，怎樣鼓舞希特勒的侵略勢力，以及怎樣竭力把這一侵略引向東方去反對蘇聯。

確鑿證明這點的有一個德國文件，其中載明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希特勒同英外長哈里法克斯在奧伯扎里茨堡舉行並有德國外長內拉特參加的談話。

當時哈里法克斯聲明說：

「他（哈里法克斯爵士）和英國政府其他委員都深深意識到，元首不僅在德國內部已有很多的建樹，並且由於消滅本國共產主義的結果，元首就阻塞了共產主義向西歐發展的道路，因此德國有權自命為西方反布爾什維主義的屏障」*。

哈里法克斯代表英國首相張伯倫指明出，如果德英兩國同法意也能達到協定，那末甚至各種困難問題也能獲得圓滿解決。

哈里法克斯說道：

* 「元首兼國務院長與哈里法克斯爵士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奧伯扎里茨堡舉行並有外交部長參加的談話錄」（德國外交部檔案材料）。

「決不應以爲『柏林——羅馬軸心』或倫敦和巴黎間的良好關係，可能因英德接近而受到損害。由於德英接近結果而準備好一種基地之後，西歐四強^{*}便應當共同來建立能奠定歐洲長期和平的基地。四強中任何一強，決不應處在這一合作範圍之外，不然，就不能打破現時的不穩固局勢」^{**}。

可見，還在一九三七年哈里法克斯就代表英國政府向希特勒提議過，要讓英國以及法國加入「柏林——羅馬軸心」。

然而，希特勒在答覆這個提議時却聲明說，如果問題是關於彼此間的好感和友善關係，那末在他看來，這樣的四強協定就很容易辦到，但如果不把德國看成是「再也不受凡爾賽條約所造成之精神上或物質上恥辱的國家」，那末問題也就會複雜化了。

據談話錄上所載，哈里法克斯對這點回答說：

「英國人是現實主義者，也許，他們比其他任何人更深信到，凡爾賽強制條約底錯誤必須加以糾正。英國過去本着這種現實主義精神也始終表現了自己的影響。哈里法克斯列舉了在提前撤退萊因省駐軍，解決賠款問題以及再由德國佔領萊因省諸事件中，英國所起過的作用」^{***}。

*指英法德意而言。

**見同上「談話錄」。

***同上。

從希特勒和哈里法克斯往下的談話錄中，顯見英國政府是贊許希特勒「獲得」但澤、奧地利和捷克斯拉伐克的計劃。哈里法克斯同希特勒討論到裁軍和國聯問題，並指出這些問題尚需繼續磋商之後，便聲明說：

「所有其餘一切問題，歸納起來可以說是關係於大概遲早會發生的歐洲秩序變更的問題。這些問題也就是指但澤，奧地利和捷克斯拉伐克而言。不過英國所關懷的，祇要這種變更是按和平演進來實現，祇要能避免可以引起今後時局震盪的手段，而這種震盪局勢，無論是元首，亦無論其他諸國都是不願意發生的」*。

顯然，這次談話並不是什麼普通的刺探，也不是有時因政治上的必要而向談話對方所採用的一種試探動作，而是英國政府同希特勒之間專為損害第三方國家利益以資滿足希特勒侵略貪慾所成立的協商或秘密協定。

說到這裏，必須指出英國大臣撒蒙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在下院所作的聲明，他說大不列顛對奧地利底獨立，從來也沒有專門保障過。這明明是撒謊，因為凡爾賽條約和聖澤門條約對奧地利都作過這樣的保障。

當時英國首相張伯倫也聲明奧地利決不能指靠國聯方面的任何保護。他說：

「我們不應當企圖欺騙自己，尤其是不應當欺騙弱小民族，使他們妄想可能從國聯方面得到抗拒侵略的保護，並妄想可能依此行動起來，因為我們知道這樣的事情是根本辦不到的」**。

* 同上。

英國政策領導人就是這樣鼓舞了希特勒去從事侵略。

蘇軍在柏林所奪獲的德國檔案中，並且還有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希特勒與英國駐德大使亨德遜間由里賓特羅普參加進行的談話錄*。當談話一開始時，亨德遜便着重指出了這次談話的祕密性，並特別聲明說，談話內容不會通知法比葡意任何一方，祇要告訴它們一聲，說這次談話是繼續哈里法克斯和希特勒間的談判，祇關係於德英兩國間的問題。

在這次談話中，亨德遜代表英國政府強調地說：

「問題不是關於什麼商務上的協定，而是要想確立英德間真摯友愛關係的基礎，從改善局勢起，一直到造成友誼諒解的新精神止」**。

亨德遜並沒有反對希特勒所謂「聯歐去俄」的要求，同時還提到，哈里法克斯——當時已被任爲外長——業已同意德國想要在歐洲實行的領土變更，並指出說：

「英國提議的目的，就是要想參加這種合理的調整辦法」。

據談話錄所載，亨德遜在這次談話中還聲稱，張伯倫

*「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在柏林舉行的元首兼國務院長與英國大使間有外長里賓特羅普參加的談話錄」（德國外交部檔案材料）。

**同上。

「不顧一切地撕破了所謂集體安全制等等國際主義詞令的假面具，他實在是表現了莫大的勇氣！」

「……所以，——亨德遜補充說，——英國表示決心排除一切困難，並詢問德國方面有無作同樣行動的決心」*。

這時，里賓特羅普插了一句，向亨德遜指出英國駐維也納公使曾因奧地利事件對巴本作過『憤激』聲明，於是亨德遜急忙表示不同意自己同僚的這個聲明，並指出說，『他，亨德遜本人，往往也公開贊成兼併』。

戰前時期英國外交底立場，便是如此。

在這次協商後不久，即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希特勒就佔領了奧地利，而沒有遇到英法方面的任何抵抗。當時，祇有蘇聯發出了警告呼聲，並從新號召實行集體捍衛遭受侵略威脅諸國底獨立。還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蘇聯政府就照會了列強，表示自己決心『立刻在國聯內部或國聯外部同其他諸強從事商討具體辦法，以期停止侵略勢力之繼續發展，並消弭業已加深的新世界大戰危險』**。而英國政府對蘇聯照會的覆文，却證明英國政府是不願阻礙希特勒侵略底這種種計劃。

該覆文上說，召集會議來採取

* 同上。

**新聞報，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八日。

「反侵略聯合行動，在聯合王國政府看來，對歐洲和平前途，並不一定會有什麼良好作用」*。

德國在歐洲實行侵略和準備戰爭的下一環節，就是德國佔領捷克斯拉伐克。也祇有在英法兩國的直接援助下，希特勒才能夠實現這一展開歐洲大戰的最重要步驟。

還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十日，德國駐倫敦大使狄克遜就已通報過柏林說，英國政府

「已經把同德國謀得妥協這點作爲自己政綱中最重大的一項」，並說「該國政府在對德國關係上，表現了最高限度的諒解，這樣的諒解也祇有在英國政治家們底一種儘可能適當的配合下才可表現出來」**。

狄克遜寫道，英國政府

「對於德方所提出的：如在解決歐洲命運問題上不讓蘇聯參加，同樣也不讓國聯參加，以及最好是兩國單方面進行談判和締結條約等根本要求中最重大諸點，都已經近於完全諒解」。

狄克遜同時又通報柏林，說英國政府爲了「滿足德國其他公正要求」，甘願擔受巨大的犧牲。

可見，英國政府與希特勒之間在對外政策計劃方面，真正達到了用意深長的協定，狄克遜在給柏林的報告中，把這點表達得極爲透澈。

至於直接有關慕尼黑協定的各種盡人皆知的事實，也就無須提及了。然而決不能忘記，一九三八年

*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英國外交部覆文。

**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日補充同年六月十日文字第二五八九號報告的政治報告」（德國外交部檔案材料）。

九月十九日，即張伯倫爲了這點專門飛往希特勒住地別哈特斯哥登訪問希特勒之後第五天，英法兩國政府代表就向捷克斯拉伐克政府提出，要它把主要是蘇台地方德人居住的捷克斯拉伐克諸區割給德國。其理由是說，如果不這樣做，彷彿就不能維護和平和保障捷克斯拉伐克的生存利益。英法方面庇護希特勒侵略的這班人物，企圖用這種子捷克斯拉伐克國家新疆界以國際保障所作爲「對綏靖歐洲事業之貢獻」^{*}的諾言，來掩護自己的叛賣行爲。

九月二十日，捷克斯拉伐克政府答覆了英法兩國的提議。捷克斯拉伐克政府聲明說，「若是接受此種性質的提議，就等於在一切方面自願而完全地摧毀自己的國家」。捷克斯拉伐克政府請英法政府注意到，「捷克斯拉伐克如果殘缺不振，結果就會引起全中歐和東南歐的深刻政治變更」。

「那末，——捷克斯拉伐克政府在覆文中聲稱，——中歐和整個歐洲的均勢，就會完全推翻；結果便會使其餘一切國家，特別是使法國，蒙受極嚴重的後果」。

捷克斯拉伐克政府向英法兩國政府『最後懇求』，要它們改變自己的觀點，同時又着重指出說，這不僅是爲了捷克斯拉伐克利益，而且是爲了該國各友邦利益，是爲了『歐洲整個和平與健全發展事業』的利益。

然而英法當局依然固執己見。第二天，英國政府答覆捷克斯拉伐克政府，要它收回自己對英法

*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Czechoslovakia, September 1938, London 1938, cm1. 5847, p. 8-9 (關於捷克斯拉伐克的通訊錄，一九三八年九月，倫敦版，第八至九頁)。

提議的覆文，並在尚未釀成英國政府決不能對之負責的局勢以前「火速加以嚴重考慮」。英國政府強調地說，它不能相信捷克斯拉伐克所提出的仲裁草案現在可以接受。然後，英國牒文上又指出，英國政府並不相信『德國政府會認定目前時局能用捷克斯拉伐克政府所提議的仲裁辦法來解決』。

在英國通牒的結語中，用威脅口吻警告捷克斯拉伐克政府說，如果英國忠告一旦遭到拒絕，那末捷克斯拉伐克政府就『應當有採取任何行動的自由，祇要它自己認為這種行動能符合於即將釀成的局勢』。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希特勒，張伯倫，莫索里尼和達拉第在慕尼黑舉行的會議，乃是這次反和平協定主要參加人中間早已充分商議好了的可恥勾結之完成。於是，捷克斯拉伐克底命運，不經該國任何參加，就這樣決定了。捷克斯拉伐克代表被邀請到慕尼黑去，祇是爲了要他們馴服地靜待帝國主義者間協商的結果。

英法兩國的全部舉動毫無疑義地表明出，英法政府這種空前叛賣捷克斯拉伐克人民及其共和國的行爲，決不是該兩國政策中的偶然枝節，而是其目的在於要把希特勒侵略勢力引去反對蘇聯的這一政策中最重要的環節。

慕尼黑協定的真諦，在當時就被約、斯大林揭穿了，他說：『它們把捷克斯拉伐克各區奉送給德國本來是作爲償付實行向蘇聯開戰這一義務的』*。



*聯共(布)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速記錄，國立出版局，一九三九年，第一四頁。

約、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三月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說出的以下這段話中，把該時期內英法當權人物所實行的這全部政策實質都揭露出來了。

「不干涉政策，——約、斯大林說道，——是縱容侵略，展開戰爭，因而也就是把它變成世界大戰。在不干涉政策中浸透有一種趨向，一種願望，就是不妨礙侵略國去幹它們的黑暗勾當，譬如說不妨礙日本糾纏於對華戰爭，更好是對蘇戰爭；譬如說不妨礙德國陷足於歐洲事務和糾纏於對蘇戰爭；讓一切交戰國都深深陷入戰爭深淵；暗中鼓勵它們這樣幹；讓它們彼此削弱，互相消耗；然後，當它們都十分疲憊時，就帶着新鮮力量出台活動，當然是「爲了和平」來出台活動，迫使那些精疲力竭的交戰國去接受它們所提出的條件」*。

慕尼黑協定在各國民主人士中——包括有美英法民主人士在內——都引起了巨大的義憤和堅決的指責。關於這些人士對英法當局之慕尼黑叛賣行爲所持的態度，單按在美國出版的塞爾斯、堪恩合著的反蘇俄祕密戰爭一書中的敘述，也就可見一般了。該書作者論到慕尼黑協定時說道：

「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英國和法國等政府簽訂了慕尼黑協定，世界反動勢力還從一九一八年一起即已期望建立反蘇「神聖同盟」的夢想就實現了。該協定使俄國孤立無盟。歐洲集體安全制的基石——法蘇公約被埋葬了。捷克蘇台區成了納粹德國領土之一部。於是就在希特勒寇軍面前洞開了向東方去的門戶」**。

* 同上，第一三頁。

** 塞爾斯、堪恩合著：反蘇俄祕密戰爭，一九四六年波士頓版，第三三四至三三五頁。

當時所有諸強國中，祇有蘇聯一個國家在捷克斯拉伐克慘禍頻臨的各階段上，曾積極地出來捍衛捷克斯拉伐克的國家獨立和民族權利。英法兩國政府企圖在輿論面前辯護，假仁假義地聲明說，似乎它們並不知道，究竟蘇聯是否會執行互助公約中對捷克斯拉伐克所負的義務。然而它們說的乃是澈頭澈尾的假話，因為蘇聯政府公開聲明過，蘇聯政府決心根據該公約上所規定的條件，出兵援助捷克斯拉伐克反對德國，而這些條件是要求法國應同時出兵保衛捷克斯拉伐克的。但是法國却竟拒絕了履行自己的義務。

雖然如此，但蘇聯政府在慕尼黑協定前夜又聲明說，它主張召集國際會議來實際援助捷克斯拉伐克，並採取具體辦法以維護和平。

當捷克斯拉伐克已被佔領，而各帝國主義國家政府相繼聲明承認這一既成事實的時候，蘇聯政府在三月十八日通牒中把希特勒德國在英法協助下強佔捷克斯拉伐克的行動，指斥為橫行，暴力和侵略的行動。蘇聯政府在這個通牒中，着重指出，說德國的行動造成和加強了對世界和平的威脅，說這行動「破壞了中歐的政治穩定局勢，加增了歐洲前此即已存在的驚懼狀態成份，並使各國人民渴望安全的心理受到了一個新的打擊」*。

事情還不祇限於把捷克斯拉伐克賣給希特勒而已。英法兩國政府爭先恐後地急忙同希特勒德國簽訂了廣泛的政治協定。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張伯倫和希特勒在慕尼黑共同發表了英德宣言，其中說道：

*新聞報，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日。

「今天我們繼續商談的結果，一致認定，德英關係問題對於英德兩國和對於歐洲都具有頭等重大意義。我們認為昨晚簽訂的條約和德英海軍協定，乃是我們兩國人民永遠也再不來彼此進行戰爭這一願望底象徵。對於其他有關我們兩國諸問題，我們也決心藉交換意見的方法來解決，並力圖在今後消除任何足以引起分歧的根源，藉此促進對歐洲和平的保障」*。

這也就是英德互不侵犯宣言。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六日，由波內和里賓特羅普簽訂了類似英德宣言的法德宣言。這宣言上聲稱，德法兩國政府一致認定，德法和睦善隣關係乃是穩定歐洲關係和保持世界和平的最重大前提之一，兩國政府將力求保持兩國間的這種關係。宣言上指明，此後法德兩國間再沒有任何帶領七性質的爭論問題了。兩國間現有的疆界，乃是最終確定了的疆界，在宣言結語上聲稱，說兩國政府，不問各方與第三強間已有的特別關係如何，堅決認定對於一切有關兩國的問題都彼此保持聯絡，如果這些問題在今後發展中引起國際複雜局面時，則彼此進行會商。

這也就是法德互不侵犯宣言。

簽定這兩種協定，實質上就是英國和法國同希特勒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

*德國對外政策和他國國情研究檔案第四八三頁(«Archiv für Außenpolitik und Länderkunde», September 1938, 483)。

英法兩國政府在其與希特勒德國簽訂的此種條約中，充分顯然表明出了它們的意圖，是想把希特勒的侵略威脅從自己身上移走，因爲它們認定慕尼黑協定和其他類似的協定已經洞開了希特勒向東方去侵略蘇聯的門戶。

這樣就造成了『聯歐去俄』所必要的政治條件。

這樣也就是要把蘇聯完全孤立起來。

(三) 蘇聯之被孤立。蘇德互不侵犯條約

法西斯德國，自強佔捷克斯拉伐克之後，便在全世界人士面前公開地準備大戰。希特勒受到英法兩國鼓勵，再也不講客氣，再也不假裝是主張用和平手段來調整歐洲問題的人了。戰前時期最緊張的月份已經到來。那時已可顯見，人類是日益接近於空前未有的戰禍了。

當時，蘇聯方面的政策是怎樣，而英法方面的政策又是怎樣的呢？

美國的那班歷史捏造者企圖迴避答覆這一問題，不過是證明他們心中有愧罷了。

事實原來是如此：英法兩國在美國當權人物協助之下，直到一九三九年春夏，當戰禍已迫在眉睫的最後關頭，還是繼續執行其固有政策路線。這種政策就是嗾使希特勒德國去進犯蘇聯，它們爲了欺騙世人而掩蓋這一政策起見，不僅用了一些所謂決心和蘇聯合作的僞善詞句，並且用了一些不很高妙的外交手腕，其目的是要把它們所執行的那一政策實質，向各國輿論隱瞞起來。

這種手腕首先就是英法兩國決定來同蘇聯進行的一九三九年談判。英法當權人物爲了欺騙輿論，極力把這次談判描繪成爲真正是想阻撓希特勒侵略勢力繼續擴大的企圖。然而根據後來全部事變進程，已可充分明顯看出，在英法方面，這次談判從最初開始時起，就不過是它們那種兩面把戲中的又一次表演罷了。

希特勒德國領導人也很清楚這點，因為他們分明知道英法兩國政府開始與蘇聯進行談判底用意。例如，在蘇軍粉碎希特勒德國時所鹵獲的文件內，有一九三九年八月三日德國駐倫敦大使狄克遜給德國外交部的報告，其中關於這點寫道：

「這裏有種佔優勢的印象，認為近幾月來同其他國家間所發生的聯系，不過是對於同德國實行真正妥協的一種補助手段，祇要那個唯一重要和值得努力實現的目的一旦達到，即同德國一旦成立協定，那時這一切聯系便會化為烏有」。

當時觀察倫敦局勢的一切德國外交官，都堅定地抱着這種觀點。

狄克遜在給柏林的另一個祕密報告中寫道：

「英國想藉助於擴張軍備和獲得同盟國來加強自己並與軸心國抗衡，但同時它又企圖用談判辦法去同德國達到親善的協定」*。

誹謗中傷者和歷史捏造者企圖隱瞞這些文件，因為從這些文件中可以窺見戰前最後幾月中的局勢，若不正確估計當時這種局勢，便不能瞭解戰爭所由釀成的真正歷史。英法兩國一面同蘇聯開始談判，並給波蘭、羅馬尼亞和其他某些國家以保障，同時却在美國當權人物支援之下耍弄兩面把戲，指望與希特勒德國成立協定，以期把希特勒德國的侵略引向東方去反對蘇聯。

英法與蘇聯之間的談判，是從一九三九年三月開始，一共繼續了約四閱月之久。

* 狄克遜札記報告「我駐倫敦時期德英政治關係進展情形」，一九三九年九月作。

這次談判底全部過程充分顯然地表明出，蘇聯極力想同西方兩強達到一個廣泛平等協定，以求至少還能在最後關頭遏止德國展開歐洲大戰的行動，反之，仰仗美國支援的英法當權人物，其所抱定的却完全是另一種目的。素來是慣於假手他人從火中取栗的英法當權人物，這次企圖拿出種種責任強加在蘇聯身上，硬要它擔負起擊退希特勒可能侵略的全部重荷，而英法兩國自己却對蘇聯不負任何責任。

假如英法當局這套手腕得逞的話，那他們就會大大接近於實現自己的基本目標，即儘快地使德蘇火併起來。然而，這一計謀是被蘇聯政府識破了的。蘇聯政府在整個談判期間，始終都用專求保衛歐洲和平事業的公開明顯提案，來對抗了西方列強的外交陰謀詭計。

這次談判中的一切波折，本來無須乎提到。不過應當使人們記起某些最重要的情節。例如，蘇聯政府在這次談判中提出了以下諸條件：締結英法蘇三國反侵略的有效互助條約；英法蘇方面保證中歐和東歐各國，包括有與蘇聯接壤的一無例外的歐洲國家在內；締結英法蘇三國的具體軍事協定，其中應載明一旦遇到侵略者進犯時，它們彼此間以及對其所保證各國應當立刻實行有效援助的形式與範圍*。

維、莫洛托夫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在蘇聯最高蘇維埃第三次常會上指出說，談判期間，英法方面某些提案中，缺乏任何平等協定內所必須具備的平等互惠底起碼原則。

「英法兩國，——維、莫洛托夫說道——既用它們彼此間以及它們同波蘭間訂立的互助協定，使自己獲得了抵禦侵略者直接進犯的保障，又想在侵略者一旦進犯波蘭和羅馬尼亞時，從蘇聯方面獲

*參看維、莫洛托夫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在蘇聯最高蘇維埃第三次常會上的報告。

得援助的保證，但同時却把蘇聯一旦遭到侵略者直接進犯時是否也能指靠英法方面援助的這個問題留作懸案；同樣它們把另一個問題，即如果蘇聯西北諸小隣國一旦遭到侵犯而無力保持中立時，那末英法兩國是否能給這些國家以保障的問題，也留作懸案。這樣，就是想使蘇聯處於不平等地位」。甚至當英法代表口頭上同意英法蘇三國在遭受侵略者直接進犯而應按互惠條件實行互助的這一原則時，他們還是加上了種種附帶條件，結果使這種同意成了一種空洞的東西。

除此而外，英法提案中預定要蘇聯援助那些已由英法給予了保證諾言的國家，但英法方面對於蘇聯西北隣邦，即波羅的海沿岸諸國一旦遭受侵略者進犯時，英法方面是否也會予以援助的問題，却緘默不置一詞。

根據上述理由，所以維·莫洛托夫聲明說，如果英法兩國對蘇聯西北諸隣國不同時給予保障，那末蘇聯對其他國家也不能負保障之責。

同時必須指出，當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英國駐莫大使西得斯向外交人民委員問到蘇聯在羅馬尼亞一旦遭受希特勒侵略（英國人已得到希特勒準備侵略羅馬尼亞的消息）將採取怎樣的立場，而蘇聯方面則反問到在此種情況下英國的立場又將是怎樣的時候，西得斯却竟不作正面回答，祇支吾地說，羅馬尼亞的地理位置距蘇聯要比距英國近些。

可見，從最初談判時起，就使人可以明白看出，英國當權人物是希圖用一定的責任來束縛蘇聯，而他們自己却袖手旁觀。這種笨拙手腕，在以後整個談判期間內，還再三再四一貫地重複過。

蘇聯政府在回答英國要求時，提議召集各個最有關國家，即英法羅波士蘇諸國代表會議。在蘇聯政

府看來，召集這一會議便最能查明真象並確定所有參加會議諸國的立場。但英國政府却回答說，它認為蘇聯的提議為時尚早。

英國政府不贊成召集這種能夠商定反侵略鬥爭具體辦法的會議，却於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向蘇聯政府提議，要蘇聯政府同英國以及法波兩國共同發表一個宣言，宣稱所有簽名諸國政府「在歐洲任何一國獨立地位遭受威脅時，應商榷實行共同抗戰所必須採取的步驟」。英國大使再三證明英國提案可以採納，特別着重指出，這個宣言內並沒包含有多大的責任成份。

當時看得十分明顯，這樣的宣言決不能成為反對那時業已逼臨之侵略威脅的嚴重鬥爭手段。然而，蘇聯政府因認為甚至這樣一個作用極少的宣言，也可能成為裁制侵略者的一種雖屬微末的前進步驟，於是就表示同意接收英國這一提案。但到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英國駐莫大使忽然通知說，英國已把發表共同宣言一事當作罷論。

再拖延了兩個星期之後，英國外長哈里法克斯經過駐莫大使向蘇聯政府提出一個新提案，要蘇聯政府發表聲明，說「當歐洲方面蘇聯任何隣國一旦因遭受侵略而實行抗戰時，可以指靠蘇聯政府的援助，祇要這種援助是對方所心願的」。

這一提案的主要意圖是，如果德國侵略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和芬蘭時，蘇聯必須援助它們，而英國方面則不負任何援助責任，也就是說，讓蘇聯單獨去同德國作戰。至於英國已經給予了保障的波蘭和羅馬尼亞，那未當該兩國遭到侵略時，蘇聯也應當援助它們去反對侵略者。但是就在這種情況

下，英國也不願意擔負與蘇聯共同行動的任何義務，而使它自己可以完全自由機動，爲所欲爲；何況按英國這個提案，波蘭和羅馬尼亞以及波羅的海諸國對蘇聯都是不負絲毫義務的。

然而蘇聯政府，爲了要達到與其他列強成立反希特勒侵略的共同鬥爭協定，却不願放過任何機會。它毫不遲疑地向英國政府提出了自己的反提案。其內容是：第一，蘇英法三國，當任何一方遭受侵略時，彼此間必須立刻給予一切援助，包括軍事援助在內；第二，蘇英法三國，當位置在波羅的海和黑海之間而與蘇聯接壤的東歐諸國遭受侵略時，必須給予這些國家以一切援助，包括軍事援助在內。末了，第三，蘇英法三國必須於最短期間內，規定出它們在上述兩種情況下所應給予這些國家中每一國家的軍事援助底範圍和形式。

這便是蘇聯提案中最重要的三點。蘇聯提案與英國提案間的根本區別是不難看出的，因爲蘇聯提案中包括有共同抗拒侵略勢力的真正有效辦法。

英國政府對這個提案，拖延了三星期之久不作任何答覆。這種情形使英國國內憂慮心情日益增長，結果英國政府終於不得不又籌思出了一套欺騙輿論的手腕。

五月八日，莫斯科收到了英國的覆文，或者正確些說，收到了英國的反提案。英國又向蘇聯政府提出，要它單獨發表聲明，說「英法兩國爲了執行其所負責任」（即對比波羅希士諸國所負的責任）『而一旦被捲入軍事行動時，蘇聯政府必須立刻給予祇要是對方所心願的幫助，並且這一幫助的種類和條件，才是進行協商的對象』。

在英國這次提案中所說的，也還只是蘇聯單方面所應負的責任問題。即是說，蘇聯有必須援助英法兩

國的義務，而英法兩國在波羅的海諸共和國問題上，却對蘇聯方面絕對不負任何責任。可見，英國是想要把蘇聯放在不平等地位上，這種不平等地位對任何一個獨立國家說來，都是不能接受和不合體統的。

顯而易見，實際上，英國的提案，與其說是向莫斯科提出，不如說是向柏林提出的。敦請德國人來進犯蘇聯，同時向他們授意說，祇要德國是經過波羅的海諸國去實行進犯，那末英法兩國便會保守中立。

五月十一日，因波蘭駐莫大使格西波夫斯基聲明「波蘭認為與蘇聯簽訂互助條約是不可能的」，這一事實使蘇聯與英法間的談判更加複雜化了。

不言而喻，波蘭政府祇有在英法當權人物知道並加以贊許的條件下，才能作出這樣的聲明。

英法兩國代表在莫斯科談判中的行為，帶有極大的挑撥性質，甚至在西方列強當權者陣營中也有人尖銳地批評過此種鄙陋把戲。例如，一九三九年夏季，路易·喬治在巴黎晚報上發表了一篇激烈論文反對英國政策底領導人物。論到英法與蘇聯談判之所以長久拖延的原因時，路易·喬治說，對於這個問題祇能有一個答案：

『張伯倫，哈里法克斯和撒蒙不願同俄國訂立任何協定』。

不言而喻，對路易·喬治是很顯然的事，對希特勒德國當局也同樣是很顯然的，後者明知西方列強根本沒有想到要同蘇聯訂立任何嚴重協定，明知西方列強所追求的完全是另一種目的。這種目的就是要推動希特勒儘快地去進犯蘇聯，並造成在蘇德戰爭一旦發生時對蘇聯極端不利的條件，以此作為好像是犒賞希特勒這種侵犯行為的獎金。

加之當時西方列強仍然漫無止境地遷延同蘇聯的談判，它們企圖把各種重大問題埋沒在極微末的修正和無窮多的方案之中。當每一次談到任何真正責任問題時，該兩強代表總是假裝不懂得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五月底，英法方面又提出了新的提議，這次提議把以前的方案多少改善了一點，然而關於對蘇聯說來是異常重要的一個問題，即給予毗鄰蘇聯西北的波羅的海三共和國以保障的問題，却仍舊作為懸案。

可見，英法當局一面在該兩國輿論壓迫下作出某些口頭上的讓步，而同時却繼續堅持自己的固有路線，把種種附帶條件加在它們的提議上，而使這種提議成為顯然是蘇聯所不能接受的。

英法代表在莫斯科談判期間的行為，竟這樣令人無法忍耐，以致維·莫洛托夫不得不於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向英國大使西得斯和法國代辦大使伯亞爾聲明，說他們所提出的要在歐洲共同反抗侵略者的協定草案，既沒有把組織蘇英法三國有效互助動作的計劃包括在內，甚至也沒有證明出英法兩國政府真正想要與蘇聯成立相當協定。同時，他公開聲明說，英法提案令人覺得英法政府所關懷的，與其說是締結協定，勿寧說是空談協定。也許，英法兩國為了某種目的本需要有此種空談，但蘇聯政府並不知道其目的何在。蘇聯政府所關懷的，並不是空談協定，而是要在歐洲組織蘇英法三國間反侵略勢力的真正互助。當時警告過英法代表，說蘇聯政府不願參加這種不知目的何在的協定空談，說這樣的空談，英法兩國政府儘可找到比蘇聯要適當一些的對方去進行。

莫斯科談判漫無止境地遷延下去。談判中這種不可容許的延滯原因，由倫敦泰晤士報道破出來了，

該報載道：「如果同俄國迅速堅決結成聯盟，那就會妨害另一種談判」，顯係指英國海外貿易部長哈德遜和希特勒經濟顧問沃塔特博士當時關於英國可能貸給希特勒德國巨款（這點在後面還要說到）問題所進行的談判而言。

此外大家知道，據刊物上的消息，正當希特勒軍隊進佔普拉加的那天，英國工業聯合會代表團在杜塞爾多甫城同德國大工業代表談判締結內容廣泛的協定。

還有一件令人注意的事實，即英國派到莫斯科來進行談判的代表都是些次要人物，然而當時從英國到德國去與希特勒進行談判的人，則是張伯倫自己，並且還不止去過一次。另一點也值得特別指出，就是英國派來與蘇聯談判的代表斯特倫格，並沒受有全權來同蘇聯締結任何協定。

當時因為蘇聯政府提出要來具體談判關於反可能侵略者的鬥爭辦法，於是英法兩國政府不得不同意派遣軍事代表團到莫斯科來。那知這些代表團一路遲滯了非常之久，才到達莫斯科，迨至它們到達之後，原來其中都是些次等人物，並且無權簽訂任何協定。在這樣的條件下，軍事談判，也如同政治談判一樣，毫無結果。

西方兩強軍事代表團立刻就表明出，它們甚至不願真正商榷關於一旦遭到德國侵略時所應採取的互助手段。蘇聯軍事代表團認為：蘇聯既不與德國毗鄰，所以當戰爭一旦發生時，它祇有在允許蘇軍通過波境的條件下，才能出兵援助英法波三國。但是，波蘭政府却聲明說它決不接受蘇方的軍事援助，於是

* 塞爾斯、堪恩合著，《反蘇俄秘密戰爭》，一九四六年波士頓版，第三二九頁。

波蘭政府也就以此表明，它害怕蘇聯力量之加強，比害怕希特勒的侵略還要厲害。而英法兩國軍事代表團對波蘭這種立場，都表示擁護。

在軍事談判進程中，又曾提出了締約各方在一旦遭受侵略時所應立即派遣的兵力數量問題。那時英國代表拿出了一個可笑已極的數字，說英方能夠派出五個步兵師和一個機械師。而英方這一提議還是當蘇方已經聲明，說它準備派出一百三十六個師團，五千中型砲和重砲，約一萬輛大小坦克，五千架以上戰鬥機等等到前線去反對侵略者的時候提出來的哩。由此可見，英國政府對於同蘇聯談判締結軍事協定一事，是抱着多麼不莊重的態度。

上述材料已足證實一個自然要得出的結論，而這個結論便是：

(一) 蘇聯政府在整個談判期間，都始終表示萬分忍耐，力求達到根據平等原則來同英法兩國結成反侵略者的互助協定，只要這種互助是真正有效的互助，即除了締結政治條約外，同時還能簽訂規劃有互助範圍、形式和期限的軍事協定，因為先前的全部事變進程都已十分顯然地表明了，祇有這樣的協定才能具有實效，才能使那班在若干年內被西方列強之充分寬大縱容行爲所嬌養慣了的希特勒侵略者，變得稍明大義一點。

(二) 在同蘇聯進行談判過程中，英法兩國的行爲完全證實它們根本就沒有想來與蘇聯締結任何嚴重的協定，因為英法政策所追求的，乃是另一種目的，而與維持和平和反侵略鬥爭底利益毫無共同之點。

(三) 英法政策中的陰險計謀就在於要暗示希特勒說，蘇聯沒有盟邦，蘇聯已被孤立，希特勒可以不冒英法反抗的危險，大膽去進犯蘇聯。

因此，英法蘇談判終於破裂，也就毫不足怪了。

這次談判破裂，當然不是偶然的。當時愈益看得清楚，拆穿這次談判，乃是西方列強代表在其兩面把戲中事先就策劃好了的。事實上，英國人一面同蘇聯進行公開談判，同時又同德國進行秘密談判，並且他們把後一種談判看得更加無可比擬的重要。

如果說，西方兩強當權人物是藉它們在莫斯科的談判，極力首先來癱瘓本國的輿論，欺騙日益捲入戰爭中的各國人民，那末，他們同希特勒份子所進行的談判，却帶有另一種的性質。

英國外長哈里法克斯把英德談判綱領十分明顯地規劃出來了，正當他手下的外交官在莫斯科繼續談判之際，他向希特勒德國發出了確定不移的號召。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哈里法克斯在皇家國際關係研究院宴會上，宣稱決心同德國商妥一切『使舉世震驚』的問題。他說：

「在這樣一種新氣氛下，我們就能夠來討論殖民地問題，原料問題，貿易壁障問題，『生存空間』問題，限制軍備及其他有關歐洲人的一切問題」*。

一個接近哈里法克斯的保守黨報紙每日郵報，還在一九三三年當論到『生存空間』題旨時，就向希特勒份子提議要從蘇聯方面去奪取『生存空間』，祇要記起這番論調，那末哈里法克斯這一聲明的真諦也就絲毫不容置疑了。這就是公開向希特勒德國提出的關於談判瓜分世界和瓜分勢力範圍的提案，這就是不要蘇聯參加並且主要是在損害蘇聯利益條件下來解決一切問題的提案。

*『哈里法克斯爵士論國際政治哲論集』，一九四〇年，牛津，倫敦版，第二九六頁。

還在一九三九年六月，英國代表經過當時來到倫敦的希特勒四年計劃全權代表沃塔特，開始同德國進行極秘密的談判。英國海外貿易部長哈得遜及張伯倫親密顧問格、威爾遜都同沃塔特談過話。這次在六月間進行的談判內容，暫時還密藏在外交檔庫裏。可是同年七月，沃塔特第二次訪問倫敦時，談判又恢復起來。據蘇聯政府那些從德方函獲來的不久就要公佈的文件看來，這第二次談判的內容，現在已經是很清楚了。

哈得遜和格、威爾遜先向沃塔特，然後又向德國駐倫敦大使狄克遜提議開始進行締結廣泛協定的祕密談判，該協定中將包括有瓜分世界勢力範圍及消除「共同市場之致命競爭」的協定。同時還預定德國在東南歐佔有優勢地位。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一日，狄克遜在給德國外交部的報告內指出說，沃塔特和格、威爾遜所討論的綱領中，包括有政治，軍事和經濟各項。他們認為在政治方面，特別重要的，除了互不侵犯條約外，還有不干涉協定，不干涉協定中，應當包括有「劃分諸強間，特別是英德兩強間生存空間的範圍」*。

在討論有關締結這兩種協定的問題時，英方代表約許說，如果這兩種協定能締結成功，那英國就拒絕不久前所給予波蘭的保障。

關於但澤問題以及波蘭走廊問題，英國人同意在英德條約締結之後，就讓德國人去與波蘭單獨解決，而自己不加任何干涉。

* 德國駐英大使狄克遜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札記報告（見德國外交部檔案材料）。

其次，——這點還可由不久就要公佈的狄克遜的報告來確鑿地證明，——威爾遜曾證實說，當英德兩國間上述各條約一旦簽訂後，英國的保證政策實際上也就會取消了。

「那時，——狄克遜在報告中關於這點指出說，——波蘭便會被遺棄在德國面前，成爲孤單無助的了」。

所有這一切也就意味出，當簽署在英國對波保證文件上的墨跡未乾之際，而英國當局就已決心把波蘭出賣給希特勒去吞噬了。

並且，如果英德協定一旦簽訂，那就會使英法兩國在開始與蘇聯進行談判時所抱定的目的得以實現，就會使德蘇間的衝突更加容易發生。

末了，除英德政治協定而外，還預定締結一個經濟協定，經濟協定中應包括有關於殖民地問題，關於分配原料，瓜分市場以及由英國大批貸款給德國的祕密勾結。

總之，當時英國當局憧憬着可與德國成立鞏固協定的一幅誘人的圖畫，以及把德國侵略引向東方去反對他們不久前所『保障』了的波蘭並去反對蘇聯的一條『溝渠』。

無怪乎誹謗中傷者和歷史捏造者把這些事實力圖隱諱起來，瞞着不說，因爲這些事實對於瞭解當時使戰爭成爲不可避免的那種局勢，是有決定意義的。

當時已不容絲毫懷疑，英法兩國不僅沒有認真設法來防礙希特勒德國展開戰爭，反而竭盡全力，用種種祕密協商和勾結辦法，用一切可能做到的挑撥手段，嗾使希特勒德國去進犯蘇聯。

任何一個捏造專家，也不能從歷史中或從各國人民意識中勾去這一有決定意義的事實，即在當時那種條件下，蘇聯只能作這樣的選擇：

或者爲了自衛目的，接受德國關於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提議，藉此保證蘇聯能把和平局面延長一個時期，使蘇維埃國家能利用這個時期，以便更好地準備自己力量去抵抗侵略者可能舉行的進犯。或者拒絕德國關於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提議，因而使西方列強陣營中的戰爭挑撥者們能挑動蘇聯在完全不利於蘇聯的局勢下，在蘇聯陷於完全孤立的條件下去同德國進行武裝衝突。

在這種形勢下，蘇聯政府不得不作一個適當的選擇，即同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此種選擇在當時既成局勢下，乃是蘇聯對外政策之聰明而有遠見的步驟。蘇聯政府這一步驟，在極大程度上，預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不僅有利於蘇聯而且有利於一切愛好自由國家的勝利結局。

如果硬說同希特勒份子締結條約一舉是蘇聯對外政策的原定計劃，那就是一種公然的誹謗了。恰恰相反，蘇聯始終都力圖與西方非侵略諸國訂立反德意侵略者的協定，以期在平等原則上實現集體安全制。但是協定是雙方面的行動。當時，雖然蘇聯總想結成反侵略鬥爭的協定，但英法兩國却一貫地拒絕這種協定，它們寧肯進行孤立蘇聯的政策，進行向侵略者讓步的政策，進行把侵略勢力引向東方去反對蘇聯的政策。美國不僅沒有阻抗這種危害政策，反而極力贊助了這種政策。至於說到美國那些億萬富翁，那他們是依然繼續向德國重工業中投資，幫助德國人擴張自己的軍事工業，並因而武裝了德國侵略勢力，好像他們是在那裏說：「歐洲的先生們，儘管作戰吧，有上帝保佑，放心作戰吧，而我們這些謙虛的美國億萬富翁，就趁你們作戰的機會來發發財，撈得若干萬萬美元的超額利潤吧」。

在當時歐洲這種局勢下，蘇聯顯然祇一有條出路：接受德國人關於締結條約的提議。這總算是一切可能出路中最好的一條出路。

一九一八年，因為西方列強執行了敵對政策，而使蘇聯不得不同德國人締結了布列斯特和約，現在，一九三九年，即布列斯特和約締結後二十年，也因為英法兩國執行同樣的敵對政策，而使蘇聯不得不同德國人締結了協定。

各種各樣的誹謗者們說什麼蘇聯終究不應該去同德國人締結協定，這種說法唯一祇能成爲笑柄。既然擁有英法這般盟國的波蘭能夠在一九三四年去同德國人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為什麼條件較壞的蘇聯就不能在一九三九年去訂立同樣的條約呢？既然代表歐洲統治勢力的英法能夠在一九三八年去同德國人共同發表互不侵犯宣言，為什麼由於英法採取敵對政策而已被孤立的蘇聯就不能夠去同德國人簽訂條約呢？歐洲所有一切非侵略的大強國中間，祇有蘇聯是最後才去同德國人締結協定的國家，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誠然，蘇聯得以巧妙地利用了蘇德條約來鞏固自己的國防力，得以把自己的國界遠遠向西推進，得以扼阻了德國侵略勢力之毫無障礙向東銳進的道路，致使希特勒軍隊在向東方進犯時，不是從納爾瓦——明斯克——基也輔之線開始，而必得從更西幾百公里的線上開始，以及蘇聯在衛國戰爭中，沒有精疲力竭，而是成了戰爭底勝利者，——這一切一切都是歷史捏造者和其他反動派們所不滿意的。但這種不滿祇是那些已遭破產的政治家們所表示的一種無能爲力的惡意罷了。

這班先生們所表示的惡意與不滿，不過是表明蘇聯政策始終都是正確的政策。

(四)『東方』戰線底建立，德國進犯

蘇聯，反希特勒聯盟以及盟國間的義務問題

一九三九年八月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時，蘇聯絲毫也沒有懷疑過，希特勒遲早定會要向蘇聯進犯的。蘇聯的這種信念乃是根據希特勒份子底基本政治軍事方針所產生出來。此種信念已由希特勒政府在整個戰前時期的實際行動所完全證實了。

所以，蘇聯政府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要建立反希特勒侵略的『東方』戰線，要在別洛露西亞人和烏克蘭人領土西境上建築防線，這樣來造成阻抗德軍毫無阻碍地向東挺進的壁障。爲了這個目的，必須使一九二〇年貴族波蘭由蘇維埃別洛露西亞和蘇維埃烏克蘭侵佔去了的西別洛露西亞和西烏克蘭歸還我國，把蘇軍開往那裏去。這件事情決不能延遲，因爲裝備窳陋的波軍極不穩固，波軍指揮部和波蘭政府已狼狽逃竄，而沒有遇到嚴重阻礙的希特勒軍隊，當時可能在蘇軍尙未到達之前佔領西別洛露西亞和西烏克蘭境土。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蘇軍奉蘇聯政府命令越出戰前蘇波國界，佔領了西別洛露西亞和西烏克蘭，並在那裏沿烏克蘭和別洛露西亞西方邊境一帶開展了防禦建築。這條防禦線，基本上也就是協約凡爾賽會議規定的那條歷史上所稱爲的『克松線』。

經過了幾天之後，蘇聯政府就同波羅的海諸國簽訂了互助公約，其中規定在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境內分駐蘇聯軍隊，並在那裏構築蘇軍飛機場和建立海軍基地。

這樣就建立了「東方」戰線底基礎。

不難瞭解，「東方」戰線底建立，不僅對於保障蘇聯安全，而且對於一切進行反希特勒侵略勢力的愛好和平國家之共同事業，都有重大的貢獻。但英法美當權人物中極大多數，却掀起惡意反蘇運動來回答蘇聯政府底這一步驟，把這一步驟妄稱爲侵略行動。

但當時畢竟有過一些見識頗深，能夠瞭解蘇聯政策意旨並承認建立「東方」戰線是正確步驟的政治家。其中第一個人就是邱吉爾先生，那時他還是海軍部長。他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廣播演說中，對蘇聯作了許多懷有敵意的攻訐之後，聲稱道：

「俄軍本來應當進駐在這條線上，這爲了反對德國威脅而保障俄國安全起見是完全必要的。不管怎樣，這帶陣地已經佔領，東方戰線業已建立，納粹德國也就不敢進犯這條戰線。上星期里賓特羅普先生之所以被邀請到莫斯科去，也就是爲了要他認識這一事實，並使其承認到納粹對波羅的海諸國及烏克蘭所策劃的計謀從此已應打銷」。

如果說，蘇聯安全事業在蘇聯西境離莫斯科、明斯克和基也輔頗爲遙遠地區，已多少有了保障，那末蘇聯北方邊境的情形却就不然了。這裏，在距列寧格拉不過三十二公里遠的地方，駐有芬蘭軍隊，其大部份指揮人員都是趨向於希特勒德國的。當時蘇聯政府深知芬蘭領導人物中那班與希特勒份子有密切聯系並在芬軍中擁有很大影響的法西斯派，正力圖侵佔列寧格拉。還在一九三九年夏季，希特勒軍參謀總長加爾傑爾就到芬蘭去訓示過芬軍高級指揮幹部，這決不是一件偶然的事。當時已很難懷疑到，芬蘭領導人物與希特勒份子聯合在一起，其意圖不過是要把芬蘭變成爲希特勒德國侵犯蘇聯的進攻基地。

所以，蘇聯爲了改善蘇芬關係而想與芬蘭政府達到協定的一切企圖，也就終歸無效。

雖然蘇聯同意滿足芬方合理利益，但芬蘭政府還是把蘇聯政府屢次爲了保障蘇聯安全，特別是保障列寧格拉安全所提出的各種友誼建議，都一一拒絕了。

芬蘭政府拒絕了蘇聯要芬蘭把它在卡列里地峽的國界向後移退幾十公里的建議，雖然當時蘇聯政府同意把蘇維埃卡列里境內超過該地峽一倍以上的領土讓給芬蘭作爲交換條件。

芬蘭政府同樣又拒絕了蘇聯關於締結互助協定的提議，因而也就表明蘇聯底安全在蘇芬邊境那方面仍無保障。

芬蘭所採取的這種和諸如此類的敵視行動，以及在蘇芬邊境上所幹的種種挑釁行動，結果便引起了蘇芬戰爭。

蘇芬戰爭的結局是大家都知道的。蘇聯在西北部一帶——包括列寧格拉區域在內——的國界已向前推進，遂使蘇聯的安全已臻於鞏固。這在蘇聯防禦希特勒侵略的事業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因爲後來希特勒德國及其芬蘭奴僕們進攻蘇聯西北方面時，已不能從列寧格拉近郊開始，而必得從列寧格拉西北幾達一百五十公里的線上開始。

維、莫洛托夫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九日在蘇聯最高蘇維埃常會上發言時，聲明說：

「……蘇聯擊潰了芬軍之後，本來完全能夠佔領芬蘭全境，但是蘇聯並沒有這樣做去，也沒有向芬蘭要求賠償任何戰費（若任何其他一個強國在這種場合，都會這樣要求的），而祇限於達到自己最低限度的願望……」

「我們在和約中，除了保障列寧格勒，聖彼得堡及牟爾曼斯克鐵路的安全之外，沒有抱定任何其他的目的」。

必須指出，雖然英國當權人物之對蘇全部政策都是幫助着希特勒德國的，而國聯內的英法首腦却立刻就站到了芬蘭政府方面，經過國聯來宣佈蘇聯為「侵略國」，因而也就公開贊許和援助了芬蘭當局所開始的反蘇戰爭。因縱容和鼓舞日德意侵略者而弄得名譽掃地的國聯，奉行英法當權人物意旨，唯命是聽通過了反蘇決議，故意示威地把蘇聯從國聯內『開除』出去。

不僅如此。在芬蘭反動派所挑起的反蘇戰爭中，英法兩國多方幫助了芬蘭軍閥。英法當權人物始終也沒有停止過慇懃芬蘭政府去繼續軍事行動。

英法當局曾有系統地供給芬蘭的軍火，並積極準備了派遣一個由十萬兵員編成的遠征軍團到芬蘭去。

據張伯倫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九日在下院聲稱，自戰爭開始後三個月內，英國總共已供給了芬蘭一百零一架飛機，兩百多尊大砲，幾十萬砲彈，飛機炸彈和反坦克地雷。同時據達拉第在法國國會裏所作的通知，法國撥給了芬蘭一百七十五架飛機，約五百尊大砲，五千多挺機槍，一百萬發彈砲和手榴彈以及其他種種武器。

只要看看英方一九四〇年三月二日遞交瑞典人的覺書中，便可完全看出當時英法兩國政府的計劃，在該覺書上說道：

「盟國政府都瞭解，芬蘭戰況惡萬分。它們把一切可能辦法加以詳細考慮後，一致認為自己所能用以援助芬蘭的唯一有效辦法，就是派遣聯軍前往，並且它們已在準備派去這樣的軍隊，以資回答芬蘭的請求」*。

據張伯倫三月十九日在英下院聲稱，當時

「派遣遠征軍的準備工作進行得極為迅速，遠征軍已準備於三月初開拔；即較之曼尼亨姆元帥所指定該軍到達期限要早兩個月」。

張伯倫還補充了一句，說該部隊員額計達十萬人。

同時，法國政府也在準備第一批人數約五萬的法國遠征軍團，經過那爾威克派往芬蘭去。

而英法當局這種威武積極的活動，却是當英法兩國在反希特勒德國戰線上並沒有表現過任何積極性，而祇在那裏進行着所謂『奇怪戰爭』之際所表現出來的。

然而軍事上助芬反蘇的行動，還不過是英法帝國主義者更廣大計謀中的一部分而已。

在上面提到過的瑞典外交部『白皮書』中，也有當時瑞典外交長甘切爾本人所寫的一個文件。其中說道：

「派遣這批軍隊，是進犯蘇聯的總計劃中之一部分」，這個計劃「將於三月十五日起開始實行以進攻巴庫，至於經過芬蘭進攻，那還要更早一些」**。

* 英使館一九四〇年三月二日牒文，瑞典外交部『白皮書』，一九四七年，斯托哥爾摩版，第一二〇頁。

**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日甘切爾記錄」，瑞典外交部『白皮書』，一九四七年，斯托哥爾摩版，第一一九頁。

克利里斯在其所著獨裁者戴高樂一書中，關於這個計劃寫道：

「這個計劃底要點，由萊諾^{*}在我至今還保存着的一封信中向我說明過，按照這個計劃，機械化遠征軍團經過挪威在芬蘭登陸後，便可把俄國烏合之衆一舉衝散，直搗列寧格拉城！」^{**}

這個計劃是在法國方面由戴高樂和當時駐敘利亞法軍總司令魏剛擬定的，該魏剛誇耀地說：

「祇要有點增援部隊，加上兩百架飛機，那他就可以奪取高加索，並向俄國長驅直入，就像『疾風掃敗葉』一樣」。

同樣，大家知道，法國甘茂林將軍在一九四〇年間擬定了英法聯合反蘇軍事行動計劃，其中特別注意轟炸巴庫和巴士姆。

當時，英法當局都在加緊準備進犯蘇聯。英法兩國總參謀部熱烈地在擬製這種進犯計劃。這班先生們不去進行反希特勒德國的戰爭，却立意來開始反蘇聯的戰爭。

然而這種計劃並沒能實現。這時芬蘭已被蘇軍擊破，不管英法兩國怎樣竭力阻止，芬蘭終於不得不投降。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二日簽訂了蘇芬和約。

這樣一來，蘇聯防禦希特勒侵略的事業，便因國防線向列寧格拉以北推進了一百五十公里（直至包括維波爾格城為止），而在北方，即在列寧格拉一帶也已經改善了。

^{*}他當時是法國政府中的一員。

^{**}克利里斯著：獨裁者戴高樂，一九四五，蒙內版，第三六三至三六四頁。

但這還不是說，從波羅的海到黑海之間的「東方」戰線已經建立完竣。蘇聯雖與波羅的海諸國締結了協定，可是那裏遠沒有足以實行防衛的蘇軍。莫爾達維亞和布柯維納在形式上雖已歸復了蘇聯，可是那裏也還沒有能夠實行防衛的蘇軍。一九四〇年六月中旬，蘇軍進入了愛尼沙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境內。同年六月二十七日，蘇軍開進了在十月革命後被羅馬尼亞從蘇聯方面奪去的布柯維納和莫爾達維亞。

這樣，由波羅的海到黑海之間反希特勒侵略的「東方」戰線，才建立完竣了。

英法領導人物因蘇聯建立了「東方」戰線而繼續誣罵蘇聯為侵略國，這顯然是他們不會瞭解到，「東方」戰線之出現，乃是反希特勒暴政的戰爭發展進程中有利於民主制度勝利的根本轉變。

他們不懂得，當時的問題，不是損害或不損害芬蘭、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波蘭底民族權利，而是要造成對納粹的勝利，藉以防止把這些國家變成希特勒德國宰制下毫無權利的殖民地。

他們不懂得，當時問題是要在一切可能區域內建立起阻止德軍前進的壁障，構成堅固的防禦，然後轉為反攻，粉碎希特勒軍隊，並以此造成這些國家能夠自由發展的條件。

他們不懂得，爲了戰勝希特勒侵略勢力，此外再沒有其他的辦法。

試問，英國政府不顧埃及人的抗議，甚至不顧埃及某些份子的反抗，而在戰時把英軍分佈在埃及，這種行動是否正確呢？無條件是正確的！這是當時爲了堵塞希特勒侵略勢力向蘇聯士運河方面進展的道路，爲了不讓埃及遭受希特勒侵害，爲了組織對希特勒的勝利，並這樣來防止把埃及變爲希特勒殖民地所採取的一種極重要的手段。祇有民主之敵或瘋人，才能把當時英國政府這種行動妄稱爲侵略。

試問，美國政府不顧摩洛哥人的抗議，不顧摩洛哥受其管轄的法國貝當政府方面的直接軍事反抗，而把自己的軍隊開到卡薩布蘭卡去實行登陸，這種行動是否正確呢？無條件是正確的！這是當時爲了在直接接近西歐地區建立抗拒德國侵略的根據地，爲了組織對希特勒軍隊的勝利，並這樣來造成使法國能夠解脫希特勒殖民地壓迫的條件所採取的一種極嚴重的手段。祇有民主之敵或瘋人，才能把美軍這種行動妄稱爲侵略。

蘇聯政府在一九四〇年夏季建立了抗拒希特勒侵略的「東方」戰線，把自己軍隊分佈在距列寧格拉、莫斯科、基也輔儘可能遠些的地區，對於它的這種行動，也應該作同樣的估計。這是爲了堵塞德軍毫無阻礙向東挺進的道路，爲了構成堅固的防禦，然後轉爲反攻，以便與盟軍協同粉碎希特勒軍隊，並這樣來防止把包括有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波蘭在內的歐洲一切愛好和平國家變爲希特勒殖民地所採取的唯一手段。祇有民主之敵或瘋人，才能把蘇聯政府這種行動妄稱爲侵略。

由此就應得出結論，以前張伯倫、達拉第及其同僚把蘇聯政府這種政策妄稱爲侵略，並組織將蘇聯開除出國聯，他們這種行爲，乃是民主之敵或瘋人的行爲。

由此又應得出結論，現今同貝文和皮杜爾兩先生協力合作的誹謗中傷者和歷史捏造者，公然把建立反希特勒的「東方」戰線一事誣稱爲侵略，他們這種行爲，也是民主之敵或瘋人的行爲。

假如蘇聯不是乘德國尚未實行進犯之前便在距蘇聯舊國界很遠的西方地區建立起「東方」戰線，假如這條戰線不是沿維波爾格——考那斯——貝羅斯托克——布列斯特——里沃夫之線，而是沿舊國界內的列寧格拉——納爾瓦——明斯克——基也輔之線，那末結果又會怎樣呢？

結果就會使希特勒軍隊能夠贏得幾百公里的空間，就會使德軍戰線向列寧格拉、莫斯科、明斯克、基也輔方面推進二三百公里，就會大大加速他們向蘇聯腹地進展，就會加速基也輔和烏克蘭的陷落，就會使德軍佔據莫斯科，就會使德芬聯軍佔領列寧格拉，就會使蘇聯不得不轉為長期防禦，因而也就會使德國人能夠從東方戰線上調走約五十個師團到英倫三島去實行登陸，並加強德意軍在埃及一帶的陣線。這樣，英國政府就會不免要撤退到坎拿大，而埃及和蘇彝士運河也就會不免要淪陷到希特勒手中。

但不僅如此。那時蘇聯就會不得不把它駐在滿洲邊界一帶的軍隊移調很大一部份到『東方』戰線上

去加強自己的防衛，而這樣就會使日本人能從滿洲方面調走約三十個師團去反對中國，反對菲律賓以及一般反對亞洲東南地帶，歸根到底就是反對美國在遠東的武裝力量。

這一切就會使戰爭至少再延長兩年，那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就不會是在一九四五年完結，而會是在一九四七年，或者還要更遲一些完結。

關於『東方』戰線問題的情形就是如此。

但西方事變還是照樣發展下去。一九四〇年四月，德軍佔領了丹麥和挪威。五月中旬德軍侵入了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五月二十一日，德軍進抵英吉利海峽，並任法蘭德斯地區截斷了聯軍後路。五月末，英軍從東克基撤退，離開法國而開往英國去了。六月中旬，巴黎陷落。六月二十二日，法國向德國投降了。

於是希特勒就踏爛了同法英兩國所簽署的一切互不侵犯宣言。

這乃是綏靖政策的澈底破產，是拒絕集體安全制政策的澈底破產，是孤立蘇聯政策的澈底破產。

當時已很顯然，英法兩國既孤立了蘇聯，就毀碎了各愛好自由國家的統一戰線，就削弱了自己，並且使自己也陷於孤立了。

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德軍佔領了保加利亞。

四月五日，蘇聯同南斯拉夫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

同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國向蘇聯實行進犯。

意大利，羅馬尼亞，匈牙利和芬蘭加入了德方作戰反對蘇聯。
蘇聯進入了反希特勒德國的解放戰爭。

當時歐美各個不同集團對於這一事變採取了不同的態度。

受希特勒奴役的各國人民頓覺輕快起來，因為他們認定希特勒將在「東」西兩大戰線夾擊之下一敗塗地。

法國當權人物却幸災樂禍，因為他們滿以為在最短期內「俄國就會被擊潰的」。

當時美國有名的參議員，而現時已是美國總統的杜魯門先生，在希特勒開始進犯蘇聯後的第二天就聲明說：

「當我們看見德國會勝利時，我們就得幫助俄國，而當我們看見俄國會勝利時，我們就得幫助德國。總之，要讓他們去互相殘殺，殺得愈厲害愈好」*。

英國當時的航空工業部長柏勒巴松於一九四一年，也作了同樣的聲明，他說，從大不列顛方面着想，東方戰線上的結局最好是德蘇兩敗俱傷，那時，英國就能佔居統治地位。

這種言論顯然是代表美英兩國反動集團底立場。然而絕大多數的英美人民却對蘇聯表示同情，他們要求與蘇聯聯合起來，以便有效地來進行反希特勒德國的鬥爭。

英國首相邱吉爾先生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所作的聲明，應該認為是此種情緒的反映，他說：「對於俄國的危險也就是對於我國的危險和對於美國的危險，猶之每個俄國人為本國領土和家屋而奮鬥的事業，也就是全世界各國所有一切自由人士和一切自由民族的事業」。

當時美國羅斯福政府對蘇聯也是採取了同樣的立場。

這樣便奠定了反希特勒德國的英蘇美聯盟底始基。

反希特勒聯盟所抱定的目的，就是要粉碎希特勒制度和解放被希特勒德國奴役的各國人民。雖然個別盟國間在思想方面和經濟體系方面是不相同的，但英蘇美聯盟成了在反希特勒主義解放鬥爭中齊心協力的各國人民所結成的雄強聯盟。

誠然，就在當時作戰期內，盟國間在某些問題上也有過意見分歧的情形。大家知道，例如，在關於開闢第二戰場問題，關於各盟國底義務問題，關於它們彼此間道義責任問題等重要問題上的意見分歧，是起過如何重大的作用。

歷史捏造者和各種誹謗者抓住這種分歧意見，公然違反明顯事實而力圖「證明」，說蘇聯未曾是，

並且也不能是反希特勒侵略鬥爭中的忠誠盟友。但因為反希特勒德國的共同鬥爭以及蘇聯在這一鬥爭中的行爲，都使人絕對不能得到任何材料來證實這種誣謠，於是他們便追溯過去，追溯戰前時期，硬說，蘇聯代表一九四〇年在柏林同希特勒進行「談判」時的行爲，是違背信義，是盟國所不應有的。

他們硬說，在柏林「談判」期間，討論並通過了背信棄義的「瓜分歐洲」計劃，蘇方所提出的「蘇聯南向印度洋擴張」的領土要求，以及關於土耳其，伊朗，保加利亞等國的「計劃」及其他「問題」。誹謗中傷者爲了這種目的，就利用德國各駐外大使及其他希特勒官吏的報告，利用各種札記報告和德方泡製的某種『議定書』及其他同類『文件』草案。

其實，當時在柏林所發生的，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應該指出，所謂一九四〇年的『柏林談判』，實際上祇是維、莫洛托夫對里賓特羅普兩次訪問莫斯科的一次回訪罷了。當時所進行過的談話，主要祇是涉及蘇德兩國間的關係。當時，希特勒極力想把這種談話變成爲德蘇兩方廣泛協商的基地。反之，蘇聯方面却絲毫沒有想到同德國人締結任何協定，而只是利用過這種談話來刺探，來試探德方立場而已。在這談話中，希特勒認爲蘇聯應該獲得波斯灣的出海口，應該佔領伊朗西部和英國人在伊朗經營的油田，其次，他又說到，德國能夠幫助蘇聯調整蘇聯對土耳其的要求，直到修改關於海峽問題的蒙特爾條約，同時他完全忽視伊朗利益，但對土耳其利益却愛護有加，顯然是把土耳其看成爲他當時的盟友，或至少是將來的盟友。至於巴爾幹諸國和土耳其，那末，希特勒是將其看成爲德意兩國勢力範圍的。

蘇聯政府從這種談話中作出了如下的結論：德國並不珍視它同伊朗的聯系；德國同英國沒有聯系，也不想同它發生聯系，——這就是說，蘇聯可以把英國當作爲反希特勒德國的可靠盟友；巴爾幹諸國

家，有的已經被德國收買，並變成了德國底附庸（如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有的已經處在德國奴役之下（如捷克斯拉伐克），或者快要受到德國的奴役（如希臘）；南斯拉夫是巴爾幹半島上唯一可能作爲反希特勒陣營之將來盟友的國家；土耳其或已經同希特勒德國有了密切聯繫，或希圖同它發生此種聯繫。

蘇聯政府作出了這種有益的結論之後，對上述諸問題再沒有回頭去進行過任何談話，雖然里賓特羅普曾屢次提到這些問題。

由此可見，這不過是蘇聯政府方面刺探希特勒政府立場的一種動作，其結果並沒有成立，而且也不能成立什麼協定。

對於愛好和平國家說來，這種刺探敵方立場的動作是否可以採取呢？無條件是可以的。這種動作不僅可以採取，而且有時還是政治上所直接必需的。不過，這種刺探動作，事先必須使各盟國知道，經它們同意，並且事後要把這種結果通知各盟國。然而當時蘇聯既沒有一個盟國，當時它是處於孤立地位，因此可惜，它也就不能與盟國交換刺探結果的意見。

必須指出，與此類似的，——不過帶點穢氣的，——刺探希特勒德國立場的動作，英美兩國代表也採取過，但已是在戰爭時期，當英美蘇反希特勒聯盟業經成立之後。這點可從蘇軍在德國所鹵獲的文件中看出。

據這些文件所載，一九四一年秋以及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在利沙邦城和在瑞士，首先有英德兩國代表間，爾後又有美德兩國代表間瞞着蘇聯進行過關於同德國媾和的談判。

在當時德國外交次長維茲克爾報告附錄文件中，載明有一九四一年九月在利沙邦城進行的談判經過。從這個文件中可以看到，九月十三日，比瓦布魯克爵士的兒子艾蒂堪（英軍軍官，以後是英國國會議員）代表英國方面，同一個受有德國外交部委託的匈牙利人凱費爾會談過，關於這一委託，從德國駐日內瓦公使克惱爾寫給維茲克爾的一封信上可以看出。

在這次談判中，艾蒂堪公開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可否利用臨來的冬春時期來密商可能媾和的問題？」。

另一種文件內，載有一九四三年二月美德兩國政府代表間在瑞士進行的談判經過。進行這次談判的人，美方代表爲美國政府專員亞倫、達里斯（即約翰、達里斯之弟），他用的是假姓「巴爾」，並奉有「白宮的直接委任」。德方代表爲哥根洛侯爵，即希特勒德國當局親信人物，他代表希特勒，用的是假姓「巴烏斯」。載明這次談判情形的，係希特勒保安部（S·D）的文件。

從這文件上可以看出，在談話中涉及了關係奧、捷、波、羅、匈諸國的各重要問題，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同德國媾和的問題。

在這次談話中，亞倫、達里斯（巴爾）聲明說：

「今後，永遠也不再容使德國民族這樣的民族因不公正待遇和貧困境遇，而不得不去挺而走險和作出英雄舉動。德意志國家應當作爲秩序和復興底要素而繼續存在下去。分割德意志國家或使奧地利分立都是根本談不上的」。

講到波蘭問題時，達里斯（巴爾）聲稱：

「……必須用向東擴張波蘭領土並保全羅馬尼亞和強盛匈牙利的辦法，來援助建立反布爾什維主義和反大斯拉夫主義的防疫線的事業」*。

在這次談話錄中又載道：

「巴爾先生對於以大規模領土爲基礎建立歐洲國家組織和工業組織這點頗表贊同，他認爲大德意志聯邦（類似北美合衆國）連同與之接鄰的多瑙河聯邦，將是中歐和東歐秩序和復興底最好保證」**。

達里斯（巴爾）同時聲明說，他完全承認德國工業想在歐洲起主導作用的這一要求。

不能不指出，這種刺探動作是英美方面沒讓其盟國蘇聯知道和未經蘇聯同意而進行的，並且它們關於這一刺探動作結果，甚至事後也毫未通知蘇聯政府。

這一事實就能表明美英兩國政府當時作過想同希特勒談判單獨媾和的嘗試。

很明顯的，英美兩國政府底這種行爲，祇能認爲是破壞盟國間相互義務和相互責任起碼要求的一種舉動。

可見，歷史捏造者之責備蘇聯「沒有誠意」，不過是在這裏嫁罪於人罷了。

毫無疑義，歷史捏造者及其他誹謗中傷者是知道這些文件的。他們既然向輿論隱瞞這些文件，並

*「巴烏斯和巴爾先生的談話錄」（德國檔案文件）。

**參看同上文件。

在自己的反蘇譏蘇運動中對這些文件緘口不言，那也就是因為他們害怕歷史真理，比害怕瘟疫還要厲害。

至於開闢第二戰場問題上的分歧意見，那末，這裏正表現出了對盟國間相互義務問題有不同的瞭解。蘇聯人認為，既然盟國遭到了不幸，那就應當用一切可能手段來援救它，認為不應當把自己的盟國當作暫時同路人看待，而應當當作朋友看待，對於它的成功引為欣悅，對於它的強盛表示快樂。然而英美代表却不同意這樣作去，並認為這種道義精神是一種幼稚氣派。他們所持的出發點，是認為強大的盟國是很危險的，盟國強盛對他們是不利的，與其有強的盟國，不如有弱的盟國，而如果這個盟國終於強大起來，那就必須設法使它削弱下去。

大家知道，在一九四二年六月發表的英蘇公報和蘇美公報中，英美兩國擔負了還在一九四二年就要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的責任。這乃是一種莊重的諾言，甚至可以說是誓詞，這種誓詞是應當按期執行的，以便減輕在戰爭第一時期中肩有反抗德國法西斯勢力全部重荷的蘇軍負擔。但大家同樣知道，雖然蘇聯政府曾屢次聲明，說蘇聯不能容認一再遷延開闢第二戰場的行為，但是這個諾言，無論在一九四二年或一九四三年，都沒有履行。

遷延開闢第二戰場的政策，決非偶然的。此種政策是根源於英美反動集團的意圖，這些反動集團在抗德戰爭期間所抱定的目的，是與反德國法西斯鬥爭中的解放任務毫不相干的。他們並沒有打算要澈底粉碎德國法西斯主義。他們從狹隘的自私目的出發，只想破壞德國底實力，主要是只想消除世界市場上

危險競爭者的德國。但他們絕對沒有想到要把德國和其他國家從那些經常是代表帝國主義侵略和法西斯主義的反動勢力統治下解放出來，也沒有想到要實行根本的民主改革。

同時他們却指望蘇聯實力削弱，使其精疲力竭，指望蘇聯由於疲因戰爭的結果，將會在長期內失掉其為偉大強國的作用，而在戰爭結束之後，則會成為美英的依賴國。

顯然，蘇聯不能認為這樣對待盟國的態度是正常合理的態度。

蘇聯對盟國關係上所執行的政策，則與英美方面的這種政策完全相反。蘇聯的政策始終是真摯的，一貫的，既忠實執行自己所負責任，並經常準備以戰友態度幫助自己盟國的政策。蘇聯在過去這次戰爭中，作出了用真正盟國態度對待一切與之共同抗戰的盟邦的榜樣。

祇舉出許多事實中的一個事實來說吧。

大家知道，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末，希特勒軍隊在西戰場亞爾丁一帶舉行進攻，突破了英美軍的防線，使它們陷於窘境。據盟國自己證明，德軍想打擊列日陣地，擊潰美軍第一軍，向安泰衛普突進，截斷美軍第九軍，英軍第二軍和坎拿大軍第一軍，想給聯軍造成第二個東克基，以便把英國從戰爭中打擊出去。

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威、邱吉爾因為這件事致函約、斯大林，其內容如下：

『西戰場戰鬥緊急，最高統帥部必須當機立斷。閣下根據自己的經驗，當深知要在主動權暫時失去之後來防守極遼闊的陣線，該是如何危急。艾森豪威爾將軍很願意而且必須大體知道閣下所預定採取的行動，因為這種行動當然會影響到艾森豪威爾以及我們的全部緊要決定。據我所接到的消息

息，我方代表，即空軍總帥特傑爾因天候關係，昨晚留滯在開羅。他沿途停滯了很久，其咎不在貴方。如果他尚未到達貴處，那麼，就盼望閣下預先通知一聲，究竟我們能否指靠俄軍於一月間在維斯拉河陣線或其他地方開始大規模的進攻，並盼望把閣下所願告知的其他種種事項一併見示。這一極祕密的消息，除了轉達勃魯克元帥和艾森豪威爾將軍並責其嚴守祕密外，我決不告訴其他任何人。務請火速賜覆」。

一九四五年一月七日，約、斯大林給威、邱吉爾作了如下的答覆：

「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尊函，已於一月七日晚間收到。

可惜空軍總帥特傑爾至今尚未到達莫斯科。

利用我軍在砲空方面對德軍的優勢，此點甚為重要。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就要有便利空軍行動的良好天候和沒有妨礙砲兵射擊的低層雲霧。我軍正在準備進攻，但此刻天候對我軍進攻不利。然而，我軍最高統帥大本營估計到西戰場上我盟軍情況，已決定加速結束進攻準備事宜，並不問天候如何，決至遲於一月下半月內在全中央戰線上開始向德軍大舉進攻。閣下儘可相信，我們爲了協助我們光榮的盟軍，必將做到我們所能做到的一切」。

一月九日，威、邱吉爾函答約、斯大林如下：

「閣下這封令人興奮的信，使我不勝感激。我已把尊函交給艾森豪威爾將軍，只令他一人知道。祝閣下宏謀大策完全成功！」

蘇軍最高統帥部爲加速援助西戰場聯軍起見，於是決定把蘇德戰場上進攻德軍的日期，從一月二十日改到一月十二日。一月十二日，蘇軍在從波羅的海到喀爾巴阡山這一廣闊陣線上開始了大規模的進攻。參加這次進攻的蘇軍部隊，計一百五十個師團以及大批砲隊和空軍；它們突破了德軍陣線，把德軍擊退了幾百公里之遠。

一月十二日，西戰場上的德軍，其中包括有專任新打擊任務的第五和第六坦克軍，立刻停止了進攻動作，並在五六天內就從西戰場調到了東戰場上，來抵抗正在攻擊前進的蘇軍。德軍在西戰場上的攻勢就被打破了。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七日，威、邱吉爾致函約、斯大林，其內容如下：

「尊函奉悉，感激莫名。空軍元帥特傑爾深受閣下賞識，誠不勝欣愉。」

茲因閣下在東戰場上開始雄強攻勢，謹代表聯合王國政府向閣下深致謝忱，並特此祝賀。

艾森豪威爾將軍的計劃，以及該計劃會因盧錫特舉行先發制人攻勢動作而深受阻滯無法實現的情形，現在閣下諒已一目瞭然。我深信，我方全線戰鬥將會不斷進行下去。蒙特哥美利元帥所統率的英軍第二十一集團，今天已在羅爾蒙特以南地區開始進攻」。

約、斯大林一九四五年二月給蘇軍所下命令中，關於此次進攻動作說道：

「今年一月間，紅軍在從波羅的海直達喀爾巴阡山的全線上，用空前雄強的打擊來掃蕩敵人。它在長達一千二百公里的陣線上，摧破了德軍幾年內建築起來的強大防禦工事。紅軍以神速巧妙的進攻動作，把敵人驅逐到了西方很遠的地方。」

我軍冬季進攻勝利的結果，首先就是它打破了德軍在西戰場上以奪取比利時和亞爾薩斯為目標的冬季進攻，並使我盟軍獲有也轉為向德軍進攻，因而把自己在西戰場的進攻動作同紅軍在東戰場的進攻動作結合起來的可能』。

約、斯大林當時就是這樣行動的。

共同鬥爭中的真正盟國就是這樣行動的。

事實便是如此。

當然，歷史捏造者和譏謗中傷者之所以被稱為捏造者和譏謗者，正因為他們不尊重事實。他們寧願造謠中傷。但是毫無疑義，這班先生們終究會不得不承認人所共知的一個真理，這個真理就是說，謠言謗語必歸毀滅，而事實却永遠存在。

蘇聯情報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5910B

